十誦律/卷第 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六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六(初誦之六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明三十尼薩耆法之二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華色比丘尼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食已入安和林中，在樹下端身政坐、威儀清淨。時有五百群賊先入林中，是賊主信佛法，見華色比丘尼端身政坐、威儀清淨，見已生清淨信心：「我何不以一弗肉與是比丘尼令噉？」是賊中更有少知法者言：「此比丘尼是時食人，不非時食。」賊主聞已信心轉深：「是比丘尼端身政坐、威儀清淨，時食不非時食，我何不以一弗肉令明日食？」少知法者言：「是比丘尼隨得而食，不留餘宿食食。」時賊主於比丘尼倍生信心：「是比丘尼端身政坐、威儀清淨，時食不非時食，隨得而食，不留餘宿食食。我何不以一貴價[疊*毛]裹一弗肉懸著樹上？為是比丘尼故。」作是念：「若有沙門、婆羅門取者，即以施與。」作是念已，即以貴價[疊*毛]裹肉懸著樹上，作是言：「諸沙門、婆羅門須者，即以施與。」時夜過已，華色比丘尼作是言：「賊因我故，以[疊*毛]裹肉懸著樹上，作是言：『若沙門、婆羅門須者，以施與。』我不應噉此肉，當持與僧，[疊*毛]當自取。」即持是肉至祇桓中，問作

食人處，以肉與已，出祇桓去。時六群比丘見華色比丘尼持好[疊*毛]出，見已生貪心，語言：「汝[疊*毛]細好。」比丘尼答言：「細好。」比丘尼答言：「細好。」已，六群比丘言：「好，何不施與好人？」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是決定索。云何不與？」即以[疊*毛]與六群比丘。是比丘尼深言敬佛，作是念：「我不應不見佛便還入城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向佛所。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。佛遙見華色比丘尼來，衣服弊壞。佛知而故問阿難：「是華色比丘尼何以衣弊壞？不能得布施衣耶？」阿難言：「適得貴價[疊*毛]。」佛言：「今在何處？」阿難言：「六群比丘索去。」佛知故問阿難：「比丘實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耶？」答言：「實取。世尊！」佛即語阿難：「盈長衣中取五衣與是比丘尼。」阿難言：「爾。」即盈長衣中取五衣與之。比丘尼即著是衣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。佛與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華色比丘尼聞佛說法示教利喜，頭面禮足遶佛而去。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佛知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？非親里人不能問衣足不足？為長不長？趣得便取。若親里者，當問衣足、不足？為長、不長？親里人尚自持衣與，何況不足而取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非親里者，親里名母、姊妹、若女乃至七世因緣。

衣者，麻衣、赤麻衣、白麻衣、芻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劫貝衣。

是中犯者，若一比丘，從一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一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一比丘，從二、三、四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二比丘，從二、三、四、一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三比丘，從三、四、一、二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四比丘，從四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得四尼薩耆波逸提。若四比丘，從一、二、三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憍薩羅國，有二部僧多得衣，分作二分。比丘得比丘尼所宜衣，比丘尼得比丘所宜衣。比丘得時，諸比丘尼語比丘言：「諸大德衣與我等，我等所得衣與諸

大德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佛結戒不得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除貿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，謂是親里，從取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謂是比丘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出家、出家尼，從取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非親里比丘尼，比丘生疑，為親里非親里，從取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疑是比丘尼非比丘尼、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、是沙彌非沙彌、是沙彌尼非沙彌尼、是出家非出家、是出家尼非出家尼，從取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謂非親里，從取衣者，突吉羅。若謂是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出家、出家尼，從取衣者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比丘生疑，為親里非親里，從取衣者，突吉羅。若疑是比丘非比丘、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、是沙彌非沙彌、是沙彌尼非沙彌尼、是出家非出家、是出家尼非出家尼，從取衣者，突吉羅。

取親里非親里，若謂、若疑，以不淨衣，謂駱駝毛、牛毛、羖羊毛雜織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若親里、若先請、若別房中住故與、若為說法故與，不犯。(四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，與掘多比丘尼舊相識，共語來往。時迦留陀夷二月遊行他國，掘多比丘尼聞長老迦留陀夷二月遊行。掘多比丘尼聞迦留陀夷二月遊行竟還到舍衛國。掘多比丘尼聞迦留陀夷二月遊行還舍衛國已，洗身體莊嚴面目，香油塗髮、著輕染衣，到迦留陀夷所，頭面禮足在前而坐。時迦留陀夷生染著心諦視其面，比丘尼亦生染心視比丘面。比丘尼作是念：「此視我面必生染著，我何不在前起行？」時迦留陀夷單著泥洹僧，共行來往欲心動發，畏犯戒故不敢相觸，諦相視面便失不淨，離急熱已即還本坐。掘多比丘尼作是念：「長老迦留陀夷還坐本處，必失不淨。」掘多比丘尼還著上衣已，來近迦留陀夷，語迦留陀夷：「持是衣來，我當與浣。」迦留陀夷更著餘衣，脫此衣與比丘尼。比丘尼持是衣小却一面，捉衣取汁著小便處，即時有福德子來受母胎。腹漸長大，諸比丘尼驅出寺言：「是弊惡比丘尼！賊比丘尼！汝新外來耶？舊出家人云何得娠？」是比丘尼言：「我不作婬欲。」如是因緣向諸比丘尼說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？

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汝等莫呵責此比丘尼，是不破梵行，不犯婬欲，如是因緣故得娠。」爾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迦留陀夷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？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，若染、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非親里者，親里名母、姊妹、若女乃至七世因緣。

故衣者，乃至一經身著，皆名故衣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是故衣，若染、若打。」若比丘尼為浣是衣，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打是衣，莫染。」若比丘尼為浣，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、若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染是衣，莫打。」若為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染、若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染打是衣，莫浣。」若為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打是衣，如染。」若為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染是衣，如打。」若為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染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染打是衣，若浣。」若為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浣是衣，莫染莫打。」若為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染，

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染是衣，莫浣莫打。」若為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、若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：「為我打是衣，莫浣莫染。」若為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浣、若染、若浣染、若浣打、若染打、若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親里，作是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。若謂是比丘、是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出家出家尼，作是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，疑為親里非親里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疑是比丘非比丘、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、沙彌非沙彌、沙彌尼非沙彌尼、出家非出家、出家尼非出家尼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謂非親里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比丘得突吉羅。若謂是比丘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出家、出家尼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是比丘得突吉羅。

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生疑是親里非親里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突吉羅。若疑是比丘非比丘、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、沙彌非沙彌、沙彌尼非沙彌尼、出家非出家、出家尼非出家尼，語言：「為我浣染打是衣。」若為浣染打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有親里非親里，若謂、若疑，以不淨衣，謂駱駝毛、牛毛、羖羊毛雜織衣，使浣者，比丘皆得突吉羅。若親里不犯。(五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著上下衣來到祇桓，是跋難陀舊相識，共語共事。跋難陀遙見居士來，著上下衣生貪著心。居士漸至跋難陀所，頭面禮足在前坐。跋難陀為說種種法，示教利喜已，作是言：「居士！汝是上下衣好，中作比丘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衛。若汝與我者，我能取畜。」是居士不聞、或聞不欲與。時跋難陀更種種說異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復言：「汝著上下衣好，中作比丘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衛。汝若與我，

我能取畜。」是居士不聞是語、或聞不欲與。跋難陀更說種種異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復語居士言：「汝與我一衣來，我等法從居士得衣。」居士作是念：「此比丘作是決定索，云何不與？」即脫一衣卷疊授與。是居士與衣已，心悔瞋恚不忍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不應到沙門釋子僧伽藍中。若居士到中，則強奪衣取，如嶮道無異，以是故不應到沙門釋子所。」是居士入舍衛城時，守門者見而問言：「汝出時著上下衣，今一衣所在？」居士即以是因緣向說。說是語時，倍生悔心瞋恨不忍，作是言：「不應到沙門釋子僧伽藍中，若到則強奪人衣，如嶮道無異。」如是一人語二人、二人語三人，展轉相語：「沙門釋子強奪人衣。」惡名流布滿舍衛城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親里人所，作同意索？」佛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非親里者，親里名若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兒女乃至七世因緣，除是名非親里。

居士者，名為男子。

居士婦者，名為女人。

衣者，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芻麻衣、劫貝衣。

是中犯者，有三種，謂價、色、量。

價者，若比丘語居士：「與我好價衣。」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乃至直二百、三百錢價衣與我，若得衣者，尼羅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價。

色者，若比丘語居士：「與我青衣。」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黃赤白黑衣、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芻麻衣、劫貝等衣亦如是。是名色。

量者，若比丘語居士：「與我四肘衣。」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若五肘、六肘乃至十八肘衣亦如是，是名量。

索此得彼者，突吉羅。若索青得黃衣，突吉羅。若索青得赤白黑亦如是。若比丘索白麻衣，得赤麻衣，突吉羅。乃至索欽婆羅衣，得劫貝衣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從親里索、若先請、若不索自與，無犯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波羅比丘，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，道中遇賊奪衣，裸形而行。時作是念：「佛結戒：不得從非親里乞衣。我親里遠，今當裸形到舍衛國。」即便來入祇桓禮舊比丘，舊比丘問：「汝何人？」答言：「我是沙門。」「何沙門？」答言：「釋子沙門。」「何故裸形？」答言：「我道中遇賊奪衣，裸形而來，時作是念：『佛結戒不聽從非親里乞。我親里遠，當裸形到舍衛國。』是故我今裸形。」次禮到六群比丘所，六群比丘問言：「汝何人？」答言：「沙門。」「何沙門？」答言：「釋子沙門。」「何以故裸形？」答言：「我道中遇賊奪衣，時作是念：『佛結戒不聽從非親里乞。我親里遠，當裸形到舍衛國。』是故裸形。」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以是因緣，佛必當聽從非親里乞，我等當親近是人。」六群比丘語言：「汝云何裸形到佛所？我當借汝衣到佛所，汝得衣已當還我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六群比丘即借衣著，向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一面坐。諸佛常法，客比丘至，如是勞問，語諸比丘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乞食不乏不？道路不疲極耶？」即時佛以是語勞問波羅比丘：「忍不？足不？安樂住不？乞食不乏不？道路不疲極耶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世尊！忍足、安樂住、乞食不難，但道中疲極。」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。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，除餘時。餘時者，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，是為時。」

奪衣者，若官奪、若賊、若怨家、若怨黨奪。

失者，若失不知何所在？若朽爛、若虫齧。

燒者，若為火燒、若日炙。

漂衣者，若水漂、風飄。是名時。(六事竟)

爾時六群比丘聞，佛以是因緣，聽比丘從非親里居士乞。聞已語波羅比丘言：「汝等少知少識故無衣，我等多知多識亦少衣，我今為汝故乞。若汝三衣滿足者，餘殘衣盡用與我。」波羅比丘言：「如是。」時六群比丘即入舍衛城，到富貴人舍讚歎：「波羅比丘

善好，是佛親里，嶮道中遇賊奪衣。汝等當與。」即時信者與種種衣，若[疊*毛]俱執欽婆羅，如是展轉從一家至一家，多得衣服，裹著肩上持還。六群比丘自取好者，持不好者與波羅比丘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故奪波羅比丘衣？」諸比丘種種因緣呵責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故奪波羅比丘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時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。自恣多與衣，是比丘應取上下衣。若過是取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上下衣者，有二種：有白衣上下衣、有比丘上下衣。白衣上下衣者，一上衣、一下衣。比丘上下衣者，所用三衣。若得白衣上下衣，若少應更乞，若多應還主。若得比丘上下衣，若少不應更乞，若多不應還主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三衣具足不應乞，若乞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乞不得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失一衣，是比丘僧伽梨可擿作衣者，擿作不應乞。若乞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乞不得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失二衣，是僧伽梨可擿作衣者，應乞一衣，不應乞二衣。若乞得二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乞不得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失三衣，應從五眾所暫借衣著入聚落乞衣。若無是事，是中若有四方僧物，若氈、若拘執、若褥、若班縍、若枕，擿作衣著。著是衣已，而乞衣。若乞得衣者，應著新衣，當浣先衣，綟曬打治還成著本處。若此寺空無人住者，應隨著。近有僧住處，若先寺還有人住，應取是物還著本處。(七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為跋難陀釋子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以是衣直，買如是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」時跋難陀釋子聞已，往到居士所，問言：「汝實為我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以是衣直，買如是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』耶？」居士答言：「實爾。」「云何為我作衣？」答言：「作如是衣。」跋難陀釋子言：「好！我等比丘出家人，少衣服，乞求難得。汝等居士不能常有布施因緣。若欲為我作衣者，當為我作如是如是衣。」居士言：「爾。」是居士即隨先衣直，更辦再三倍價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後心生悔，呵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時、不知厭足、不知籌量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我本所

辦衣直，更出再三倍。此是我等過罪衰惱無利，何故布施供養如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？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釋子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親里人所，作同意索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為比丘故，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以是衣直買如是衣，與某比丘。』是中比丘先不自恣請，便往居士、居士婦所，作同意言：『汝為我辦如是衣直，買如是如是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為比丘者，為跋難陀釋子故。

衣者，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芻麻衣、憍奢耶衣、劫貝衣。

衣直者，金銀、車璩、瑪瑙、錢乃至米穀。

辦者，以此直物別著一處。

如是衣者，如是價、如是色、如是量。

與某比丘者，與跋難陀釋子故。

先不自恣請者，居士先不語比丘所須來取。

作同意者，信是居士隨我索多少不瞋。

為好者，難滿難養無厭足故。

是中犯者，有三種：謂價、色、量。

價者，若比丘語居士：「與我好衣。」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乃至與我二、三百錢價衣。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價。

色者，比丘語居士言：「與我青衣。」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

若言：「與我黃赤白黑衣、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欽婆羅衣、芻麻衣、憍奢耶衣、劫貝衣。」若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色。

量者，若比丘語居士言：「與我四肘衣、五肘、六肘乃至十八肘衣。」若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量。

若索此得彼，突吉羅。若索青得黃，突吉羅。若索青得赤白黑亦如是。若索白麻衣得赤麻衣，乃至索欽婆羅衣得劫貝衣亦如是。

不犯者，從親里索、若先請、若不索自與，無犯。(八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跋難陀釋子，有二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，為跋難陀釋子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「我以是衣直，各各買如是如是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」跋難陀釋子聞已，便往居士、居士婦所言：「汝等實為我故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『我等以是衣直，各各買如是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』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「云何作衣？」居士答言：「作如是衣。」跋難陀釋子言：「善！我等比丘出家人，少衣服，乞求難得。汝等不能常有布施因緣。汝今以有好心，為我作如是如是衣；若不能各作者，二人共作一衣與我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諸居士、居士婦，隨所辦衣直，更出再三倍作衣，與跋難陀釋子。後起悔心呵責：「沙門釋子難滿難養無有厭足。我等衰惱失利，云何布施供養是人？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是事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非親里人作同意索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二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各辦衣直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以是衣直，各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。』是中比丘先不請，便往居士、居士婦所，作同意言：『汝等各辦衣直，合作一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為比丘者，為跋難陀釋子故。

衣直、為辦、先不請，如上說。

是中犯者，有三種：價、色、量。

價者，若比丘語居士言：「與我好衣，二人共作一衣。」若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說：

「與我好衣。」若言：「二共合。」若言：「二作一衣。」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乃至與我二、三百錢價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價。

色者，比丘語居士言：「與我青衣、若黃赤白黑衣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芻麻衣、欽婆羅衣、劫貝衣。」若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言：「與我好衣。」若言：「二共合。」若言：「作一衣。」若不得衣。突吉羅。是名色。

量者，比丘語居士言：「與我四肘衣、五肘衣，乃至十八肘衣。」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言：「與我好衣。」若言：「二共合。」若言：「作一衣。」若不得衣，突吉羅。是名量。

若索此得彼，突吉羅。若索青衣得黃衣，突吉羅。若索青得赤白黑，突吉羅。若索白麻衣得赤麻衣，乃至索欽婆羅衣，得劫具衣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從親里索、若先請、若不索自與，無犯。(九事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有一居士，遣使送衣直與跋難陀釋子。使持是物來，見跋難陀釋子共估客子在市肆中床上坐，使到作是言：「大德！某甲居士遣我送是衣直，大德受取。」時跋難陀釋子聞已，語估客子：「汝受是衣直，數取舉置。若我得淨人，當來取去。」估客子即數取舉。爾時舍衛國，眾人共要聚集一處，若不及者罰錢五十。是估客子應往赴集，時估客子繫物著一處，關閉肆戶莊嚴欲去。時跋難陀釋子將淨人來，語估客子：「與我衣直來。」答言：「是舍衛城眾人有聚集事，我必應往，若不及者罰錢五十，小待，我還當與。」跋難陀言：「不得爾，汝白衣在家常自求利，先與我便去，不得小住。」是估客子開肆戶出是衣直，看數付與還歸，聞眾人聚集已散，即罰錢五十，眾人來責。估客子心生愁惱呵罵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時、不籌量，若小住者，汝事不廢，我不被罰。我坐是沙門釋子故失是物。」一人語二人、二人語三人，如是展轉，沙門釋子惡名流布，遍舍衛城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諸比丘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，呵責跋難陀釋子：「汝不知時、不知量，何不小住待，汝事不廢，居士無所失？」佛如是種種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為比丘故，若王、王臣、若婆羅門、居士，遣使送衣直。是使到比丘所言：『大德！若某王、王臣、若婆羅門、居士送是衣直，汝當受取。』比丘應言：『我比丘法，不應受衣直。若須衣時，得淨衣者，當自手受，速作衣持。』是使語比丘言：『大德！有執事人，

能為比丘執事不？』是比丘應示執事人，若僧園民、若優婆塞，『此人能為比丘執事。』是使往執事人所言：『善哉執事！汝取是衣直，作如是如是衣，與某比丘。是比丘須衣時來，汝當與衣。』是使語已還報比丘：『我已語竟。大德須衣時便往取，當與汝衣。』是比丘到執事所索衣，作是言：『我須衣。』至再三反亦如是，索得衣者善。不得者，四反、五反乃至六反，往執事前默然立。若四反、五反、六反默然立，得衣者善。若不得衣，過是求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隨送衣直來處，若自往、若遣使語：『汝所送衣直，我不得。汝自知物，莫使失，是事應爾。』」

為比丘者，為跋難陀釋子故。

王者，若剎利種，受王職亦名王、亦名國主、亦名水澆頂。若婆羅門若居士乃至女人，受王職亦名王、亦名國主、亦名水澆頂。

王臣者，食官俸祿。

婆羅門者，婆羅門種。

居士者，除王、王臣及婆羅門種，餘在家白衣，是名居士。

使者，若男女、黃門、二根。

衣者，白麻衣、赤麻衣、翅夷羅衣、芻麻衣、憍奢耶衣、欽婆羅衣、劫貝衣。

直者，金銀、車璩、馬瑙、錢。

使到已語比丘者，是使語跋難陀釋子言：「大德！是某王、王臣、若婆羅門、若居士，送是衣直與大德！今當受取。」比丘語使言：「我比丘法，不應受衣直。若得淨衣者，當自手受。」

速作衣持者，若作僧伽梨、欝多羅僧、安陀衛。

是使語執事：「以是衣直，作如是如是衣。」者，謂如是價、如是色、如是量。

我已語執事者，若自口語、若遣人語。

比丘須衣時往到索衣，作是言者，至再三反，往應言：「我須衣。」若三反往語，得衣者善。若不得衣，乃至六反往執事前默然立者，當在面前立，謂巧作處、自住處、產業處、市肆處。巧作處者，鍛作處、木作處、陶作處，若執事人在是處，比丘應在其面前默然立。自住處者，自在其家房舍處。產業處者，耕種處、販賣處、出息物處、算計處。市肆處者，金肆、銀肆、客作肆、銀肆、珠肆，若執事人在是處者，比丘四反五反乃至六反，默然在面前立。

不得衣者，應語衣主，若自往、若遣使：「汝所送衣直，我不得用，汝自知物。」是比丘語衣主已，有餘因緣往到是處，若執事人問比丘：「汝何故來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有餘事故來。」若執事言：「汝持是衣直去。」是比丘言：「我已語衣主，汝自往共分了。」若執事言：「汝但持是衣直去，我自當往解語衣主。」若比丘爾時受衣直持去者，無犯。(十事竟)